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三十二回 寫保折筵前親起草 謀厘局枕畔代求差

卻說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，只因他憑空多事，得罪了洋教習，深怕洋教習前來理論，因此心上很不自在，又加以田小辮子同烏額拉布兩個人吃醋打架，弄得合席大眾，興致索然。於是無精打彩，草草吃完，各自回去。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辮子請來，先埋怨他不該到制台面前上條陳，弄得制台不高興，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：「過天我替你倆和和事；不然，天天同在一個官廳子上，彼此見面不說話，算個甚麼呢！」田小辮子畢竟是做過他的伙計，吃過他的飯的，聽了他的話，心上雖然不服，嘴裡不便說甚麼，只好答應著。

又過了兩天，羊統領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，於是才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。後來龍占元是本營營官又上來回過羊統領，求統領免其看管，並且不要撤他差使。當時又被羊統領著實說了他許多不好，看他本營營官面上，暫免撤差，只記大過三次，以儆將來。龍占元又親自上來叩謝。羊統領吩咐他道：「現在的英文學堂滿街都是，你既然有志學洋話，為甚麼不去拜一個先生，好好的學上兩年？一月只消化上一兩塊洋錢的束，等到洋話學好了，你也好去充當翻譯，再不然，到上海洋行裡做個『康白度』，一年賺上幾千銀子，可比在我這裡當哨官強得多哩。要照現在的樣子，只學得一言半語，不零不落，反招人家的笑話，這是何苦來呢！」龍占元道：「回軍門的話，標下從前總共讀有三個月的洋書。通學堂裡只有標下天分高強，一本『潑辣買』，只剩下八頁沒有讀。後來有了生意就不讀了。過了兩年，如今只有『亦司』這一句話沒有忘記，滿打算借此應酬應酬外國人，不提防倒捱了一頓打。這一下子可把標下打苦了！到如今頭上還沒有好，以後標下再不敢說洋話了。倘若再學會兩句，標下有幾個腦袋，又是馬棒，又是拳頭，這不是性命相關嗎？」羊統領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「不會也罷了。完完全全做個中國人，總比那些做漢奸的好。」龍占元於是又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然後退了出來。

（「康白度」：葡萄牙語，即買辦。）

（「潑辣買」：英語，文法。）

這裡羊統領便想仍到釣魚巷相好家擺一台酒，以便好替烏、田兩個人和事。兩天頭裡寫了知單，叫差官分頭去請。所請的無非仍舊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幾個，其中卻添了兩位：一位是趙大人，號堯莊，乃廣西人氏，說是制台衙門的幕府。還有人說：制台凡遇到做折子奏皇上，都得同他商量，制台自己不起稿，都是他代筆。全省的官員，文自藩司以下，武自提、鎮以下，都願意同他拉攏。然而他面子上極其不肯同人家來往，坐在那裡總不肯同人說話。不曉得是架子大呢，亦不曉得是關防嚴密的緣故，望上去很像有脾氣似的。他的官雖是知府，只有道台以上的官請他吃飯，他或者還肯賞光。就是道台，亦得要當紅差使的；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，都不在他心上。人家同他說話，他只是仰著頭，臉朝天，眼睛望著別處。別人問三句，回答一句，有時候還冷笑，一聲兒也不言語，因此大眾都稱他為「趙大架子」。這回羊統領請他，他曉得羊統領上頭的聲光極好，而且廣有錢財，愛交朋友，所以請帖送去，答應肯來。又一個姓胡，號筱峰，行二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。有人說他父親曾經當過「長毛」，後來投降的，官亦做到鎮台。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裡當少爺。脾氣亦並非不好，不過他的為人，一天到晚，坐亦不是，站亦不是。人家要靜，他偏要動。說起話來，沒頭沒腦。到人家頂住問他，他又說到別處去了。知道他底細的人，都叫他「小長毛」。後來人家同他相處久了，摸著他的脾氣，又送他一個表號，叫他為「胡二搗亂」。

且說胡二搗亂這天因為羊統領請他在釣魚巷吃花酒，直把他樂的了不得。頭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。其時是四月天氣，因為氣節早，已經很熱，拿出來的衣服是春紗長衫，單紗馬褂。當天晚上忽下了兩點雨，清晨起來，微微覺得有點涼颼颼的，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夾紗袍子，夾紗馬褂。扎扮停當，專等羊統領來催請。羊統領請的是晚飯，他忘記看帖子，以為請的是早飯，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。等了一回，不見來催，又把他急的了不得，動問管家：「羊統領請客可是今天不是？不要你們記錯了！」管家回：「不錯，是今天。」隔夜雖然下了幾點雨，第二天仍舊很好的太陽。胡二搗亂在公館裡前院後院，前廳後廳跑了幾趟，一來心上煩燥，二來天氣畢竟熱，跑得他頭上出汗，夾紗袍子，夾紗馬褂穿不住了，於是又穿了件熟羅長衫，單紗馬褂，裡面又穿了件夾紗背心。此時已有晌午，還不見羊統領來催。又問管家：「到底是甚麼時候？」當中有一個記得的，回了聲：「請的是晚飯。」胡二搗亂罵了聲：「王八蛋！為甚麼不早說！」於是仍在自己家裡吃中飯。

好容易捱到三點半鐘，到這時候，熟羅長衫也有些不合景了，只得仍舊換了春紗長衫，單紗馬褂。剛要出門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，於是仍舊回轉上房，在抽屜裡翻了半天，翻出一個鼻煙壺來，說道：「街上驢馬糞把人熏的實在難受，有了這個就不怕了。」等到坐上轎子，誰知鼻煙壺是空的，又叫管家回去拿煙。管家拿不到，好容易自己下轎方才找到。走到半路上，又想起未帶帶扇子，不及回家去取，幸虧街上有信扇子鋪，就下轎買了一把。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氣是涼的，晚上回去要添衣服，於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夾襖拿了為，預備晚上好穿。如此者往返耽擱，及至到釣魚巷已經有五點多鐘了。幸虧止到得一個主人，其餘之客一個未到。胡二搗亂到處搗亂，人家同他沒有甚麼談頭的。同羊統領見面之後，略為寒暄了兩句，便也無話可說。羊統領自去躺下吃煙。胡二搗亂便趁空找著姑娘搗亂，也不顧羊統領吃醋，只是搗亂他的。搗亂了半天，恨的那些姑娘們都罵他為「斷命胡二」。胡二搗亂只得嘻著嘴笑。後來端上點心來，請他吃點心，方才住手。

又歇了一回，請的客人絡繹不絕的來了。羊統領見田小辮子、烏額拉布二人到了，便拉了他倆的手，說了許多的話，又給他二人一家作了兩個揖，說：「你二位千萬不要鬧了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獨有你二位見面不說話，好像有心病似的，叫人家瞧著算什麼呢！」其時田小辮子頗有願和之意，無奈烏額拉布因為臉上挖的傷還沒有好，一定不肯講和。禁不起羊統領再三朝著他打拱作揖，後來又請了一個安，旁觀那些客人亦幫著著實說，烏額拉布方才氣平。大家都派田小辮子不是。羊統領叫他替烏大人送了一碗茶，兩個人又彼此作了一個揖，各道歉意，方才了事。

其時已有七點半鐘了，羊統領數了數所請的人卻已到齊，只有制台幕府趙堯莊趙大架子沒有到。後來想叫差官去請，又怕他正陪著制台說話，恐有不便，只好靜等。誰知一直等到九點鐘才見他來。他是制台衙門裡的闊幕，人人都要巴結他的。大概的人，他不過略為把手拱了一拱，便一手拉了余蓋臣到煙鋪上說話，連主人都不在眼睛裡。後來擺好席面，主人就來讓坐，他方同主人謙了一謙。主人手執酒壺，又等了好半天，一直等他把話講完，方才起身入座。主人連忙敬他第一位。他又讓了一句道：「還有別位沒有？」余蓋臣道：「這裡並沒有第二個人僱你堯翁的。」趙大架子也不答言，昂然據首座而坐，其餘的人亦就依次入座。

通台面上只有余蓋臣當的差使頂闊，而且錢亦很多。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學堂總辦，常常提起某人很能辦事。余蓋臣便趁這個機會托人關說，求大帥賞他一個明保，送部引見。制台雖然應允，但是折子尚未上去。余蓋臣又打聽得制台凡有折奏，都是這趙大架子拿權，因此余蓋臣就極意的拉攏他。趙大架子的架子雖大，等到見了錢，架子亦就會小的。當初也不曉得余蓋臣私底下饋送他若干，弄得這趙大架子竟同余蓋臣非常知己。這時候到了台面上，趙大架子還只是同余蓋臣扳談，下來再同主人對答兩句，餘下的人，他既不消理人，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說話。在釣魚巷吃酒是要叫局的，趙大架子恐怕有礙關防，一定不肯破例，主人只得隨他。其他賓主每人只叫得一個，亦為著趙大架子在座，怕他說話的緣故。因此這一席酒人雖不少，頗覺冷清得很。

趙大架子吃了兩樣菜，仍舊離座躺在炕上吃煙。余蓋臣是同他有密切關係的，便亦離座相陪。後來主人讓他歸位吃菜，他始終未再入席，搖搖頭，對余蓋臣說：「這般人兄弟同他們談不來的。」余蓋臣得了這個風聲，便偷偷的關照過主人，叫他們只管吃，不要等了。趙大架子吃煙，自己不會裝。余蓋臣雖然不吃煙，打煙倒是在行的，當下幸虧他替趙大架子連打了幾口，吃得滿屋之中煙霧騰騰。霎時菜已上齊，主人又過來請吃稀飯。趙大架子又搖頭，說：「心上怪膩的慌，不能吃了。」余蓋臣也陪著不吃。主

人深抱不安。席散之後，又走過來道歉，又說：「雖外替趙大人、余大人留了飯。」趙大架子回稱：「謝謝。」說完這句，立起身來想要穿了馬褂就走。余蓋臣曉得他不願久留，便讓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裡去坐，趙大架子點頭應允。兩人一同出門。其時主人早已穿好了馬褂，候著送了。一時別過主人，同到王小五子屋裡。王小五子接著，自然另有一副場面。余蓋臣立刻脫去馬褂，橫了下來，又趕著替趙大架子打煙。王小五子趕過來替他代打，余蓋臣還不要。一連等趙大架子又抽過七八口，漸漸的有了精神，兩手抱著水煙袋，坐在炕沿上想要吃煙。余蓋臣忙叫王小五子過來替他裝煙。此時余蓋臣一見房內無人，便把身子湊前一步，想要同趙大架子說話。趙大架子忽然先問道：「蓋翁，托你安置的兩個人，怎麼樣了？」余蓋臣道：「兄弟早同藩台說過，一有調動，就委他兩人前去。」趙大架子道：「還要等幾個月？」余蓋臣道：「現在正在這裡替他倆對付著看。有兩處就在這幾天裡頭期滿，不過幾天就要委他們的，那裡用著幾個月。你老先生委的事，豈有盡著耽擱的道理！」余蓋臣這時候本來想請趙大架子過來商量自己事情的，不料趙大架子同他說安置人的話，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時不好開口，只得權時隱忍著，仍舊竭力的敷衍。又叫王小五子備了稀飯，留趙大架子吃。趙大架子推頭有公事，還要到衙門裡去，余蓋臣不好挽留，自己的事始終未曾能夠向他開口。臨到出來上橋，便邀他明天晚上到這裡吃晚飯。趙大架子道：「看罷咧；如果沒有公事，准來。」

趙大架子去後，余蓋臣當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。王小五子見余蓋臣很巴結趙大架子，就問趙大架子的履歷。余蓋臣便告訴他說：「趙大人是制台衙門的師爺，見了制台是並起並坐的，通南京城裡沒有再闊過他的。」王小五子便問：「余大人，你當的甚麼差使？一年有多砂錢進款？」余蓋臣便說自己「當的是通省牙厘局總辦。所有那些外府州、縣，大小鎮、市上的厘局，都是歸我管的。這些局裡的委員老爺，我要用就用，我不要就換掉，他們不敢不依我的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他們那些官都歸你管，你的官有多們大？」余蓋臣道：「我的官是道台，所以才能夠當這牙厘局總辦。」王小五子鼻子裡嗤的一笑，道：「道台是什麼東西，就這們闊！」說到這裡，又自言自語道：「天，原來如此！」忽然又問道：「余大人，我問你：我聽說現在的官拿錢都好買得來的，你這個官從前化過幾個錢？」余蓋臣起初聽他罵道台「什麼東西」，心上老大不高興；後來又見他問自己的官從前化過幾個錢，便正言厲色道：「我是正途兩榜出身，是用不著化錢的。化錢的另是一起人，名字叫『捐班』。我們是瞧他不起的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余大人，官好捐，你們的差事想亦是捐來的了？」余蓋臣道：「呀呀呼！差事那裡好捐！私下化了錢買差使的固然亦有，然而我得這個差使是本事換來的，一個錢沒有化。就是人家在我手裡當差使，我也是一文不要的，那是再要公正沒有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你余大人是一個錢不要的了？」余蓋臣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王小五子道：「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：前個月裡，有天春大人請你吃酒，我看見他當面送給你一張銀票，說是六千兩銀子。春大人還再三的替你請安，求你把個什麼厘局給他。不是你接了他的銀票，滿口答應他的嗎？不到□天，果然有人說起春大人升了厘局總辦，上任去了。」余蓋臣見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處，只得支吾其詞道：「他的差使本來要委的了。銀子是他該我的，如今他還我，並不是化了錢買差使的。這種話你以後少說。」

王小五子道：「照這樣說起來，沒有銀子的人也可以得差使了？」余蓋臣道：「怎麼不得。老實對你說，只要上頭有照應，或者有人囑托，看朋友面上，亦總要委他差使的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原來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。余大人，咱倆的交情怎麼樣？我要荐個人給你，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樁事情。」余蓋臣當他說笑話，並不在意，只答應了一聲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你荐給我的人，我總拿頭一分的好差使給他。」王小五子嘿嘿無語的歇了半晌，起身收拾安寢。

一宵易過，又是天明。到了次日，余蓋臣惦記著自己的事情，上院下來，隨又寫信給趙大架子，約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。趙大架子回說：「公事忙，不得脫身；等到事完出衙門，八點鐘在自己相好貴寶那裡吃晚飯，可以面談一切。」余蓋臣只得遵命。才打七點鐘，便餓著肚皮先趕到貴寶房間裡伺候。一等等到九點鐘，趙大架子才從衙門裡出來，余蓋臣接著，賽如捧鳳凰似的把他迎了進來。一進門先抽煙。堂子裡曉得他的脾氣的，早已替他預備下打好的煙二□來口，一齊都打在煙杆子上，賽如排槍一樣，一排排的都放在煙盤裡，只等趙大架子一到，便有三四根槍，兩三個人替他輪流上煙對火門。此時，趙大架子來不及同余蓋臣說話，只見他躺在炕上，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個不了。有時貴寶來不及，余蓋臣還幫著替他對火，足足抽了一點鐘。其時已有□點鐘了，趙大架子要吃飯。飯菜是早已預備下的。當下只有他同余蓋臣兩個人對面吃。貴寶打橫，伺候上菜添飯。趙大架子叫他同吃，他不肯吃。趙大架子還生氣，說道：「陪我吃頓飯有什麼要緊的，就這樣的不好意思起來？你們當差的人，只怕不好的意思的事情盡多著哩！」說罷，便把面孔板起，做出一副生氣的樣子。余蓋臣搭訕著替他們解和。

等到把飯吃完，趙大架子一面漱口，余蓋臣又順手點了一根紙吹給他。慢慢的談了幾句公事，然後趁勢問他：「這兩天大帥背後於兄弟有甚麼話說？」趙大架子道：「不是蓋翁提起，兄弟早在這裡打算主意了。無奈兄弟公事實在忙，一天到晚，竟其沒有動筆的時候。」余蓋臣忙問：「甚麼事一定要堯翁親自動筆？」趙大架子道：「就是蓋翁得明保的那句話了。」余蓋臣一聽「明保」二字，正是他心上最為關切之事，不禁眉飛色舞，仔細一想，又怕趙大架子拿他看輕，立刻又做出一副謹慎小心的樣子，柔聲下氣的說道：「這都是大帥的恩典，堯翁的栽培！」趙大架子道：「豈敢！不過制軍既有這個意思，我們做朋友的人，那裡不替朋友幫句忙。說也好笑，前幾天是兄弟催制軍，這兩天反了過來，倒是他催兄弟。」余蓋臣道：「催甚麼？」趙大架子道：「起先是制軍雖然有了保舉蓋翁的意思，一直沒有定規，是兄弟天天追著他問，同他說道：『像余某人這樣人，真要算是江南第一個出色人員；大帥既有恩典給他，折子可在早些進去，將來朝廷或者有什麼恩典，也好叫他及早自效。』制軍聽了兄弟的話，果然答應了，就立逼著兄弟替他起稿子。這兩天兄弟一來因為事情忙，沒有工夫動筆，二來，怎麼保舉法子，下個什麼考語，也得商量商量。」

余蓋臣道：「正為這件事，兄弟要過來求教。承堯翁的吹噓，又順堯翁替兄弟上勁，真正感激得很！但是還望你堯翁成全到底，考語下得體面些，那就是感之不盡！」說罷，特地離位，深深一揖，又說得一句道：「全仗大力！」趙大架子兩手捧著水煙袋，趕忙拱手還禮，卻一面說道：「自家兄弟，說那裡話來！今天既是蓋翁提起，我們都是自己人，蓋翁愛怎麼說就怎麼說，兄弟無不遵辦。照樣寫了上去，制軍看了，也不好挑剔什麼。」余蓋臣道：「這是堯翁的格外成全，兄弟何敢妄參末議。而且又是自己的事，天下斷無自稱自贊的道理，只得仍請堯翁先生主裁。」趙大架子聽了他這一路恭維，心上著實高興。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，可以賣弄他的權力；無奈吃過了飯沒有過癮，霎時煙癮上來，坐立不安，□分難過，便道：「你我不是外人，你來，我念你寫，寫了出來，彼此商議。」其時余蓋臣還不肯寫，後來又被趙大架子再三的相催，說：「你我自家人，有什麼怕人的。不是說句大話，現在南京城裡，除了你我，余人都不在咱眼裡！我念你寫，這不同我寫的一樣嗎？」

其實是余蓋臣心上巴不得這個折子自己竭力的恭維自己，今見趙大架子一再讓他自己寫，遂也不便過於推辭，便向貴寶要了一副筆硯一張紙，讓趙大架子炕上吃煙，他卻自己坐在桌子邊起稿。嫌掛的保險燈不亮，又叫人特地點了一支洋燭。貴寶曉得他要寫字，忙著來替他磨墨。余蓋臣不要，叫他到炕上替趙大架子裝煙。貴寶去後，余蓋臣便提筆在手，拿眼瞧著趙大架子，看他說甚麼，好依著他寫。足足等了七八袋煙的時候，約摸趙大架子煙癮已過得一半，隨見趙大架子一骨碌從炕上爬起，卻先歪著身子，提起茶壺，就著茶壺嘴抽了兩口，方才坐起來說道：「兄弟的意思，折子上沒有多少話說，還是夾片罷。」余蓋臣道：「似乎折子鄭重些，叫上頭看得起些。」趙大架子道：「這倒不在乎。橫豎保了上去，上頭沒有不准的，總還你一個『著照所請』。依兄弟看來，其實是一樣的。」余蓋臣見他如此說，也不敢過於計較，只得跟著他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是夾片亦好。」趙大架子見余蓋臣執筆在手只是不寫，便道：「你寫啊。」余蓋臣道：「等堯翁念了好寫。」趙大架子笑道：「蓋翁的大才，還有什麼不曉得的。你別同我客氣，你儘管寫罷，寫出來一定合式的。我要過癮，你費點心罷。」說完，仍舊躺下，呼呼抽他的煙去了。

余蓋臣至此，面上只得勉強著自己起稿，心上卻是□□公高興，嘴裡卻不住的說道：「姑且等兄弟擬了出來再呈政。」此時趙大架子只顧抽煙，一聲不響，幸喜余蓋臣是正途出身，又在江南歷練了這幾年，公事文理也還辦得來。於是提筆在手，想了想，一口氣便寫了好幾行。後來填到自己的考語，心上想「還是空著□□六個字的地步等趙某人去填。」既而一想：「又怕趙某人填

的字眼不能如意，不如自己寫好了同他去斟酌。他同我這樣交情，諒來不致改我的。」主意打定，又斟酌了半天，結結實實自己下了□六個字的考語；後頭帶著敘他辦厘金、辦學堂如何成效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又足足的寫了幾行。一寫完，便自己離位，拿著底子踱到煙炕前請趙大架子過目。趙大架子接在手中，就在煙燈上看了一回，一聲不言語，又心上盤算了一回。

余蓋臣忍耐不住，急忙問他道：「堯翁看了，還好用不好用？兄弟於這上頭不在行，總求堯翁的指教！」趙大架子道：「格式倒還不錯，就是考語還得……」余蓋臣不等他說完，接嘴問道：「考語怎麼樣？」趙大架子道：「若照堯翁的大才，這幾句考語著實當之無愧。不過寫到折子上，語氣似乎總還要軟些，叫上頭看著也受用。如果說的過於好了，一來不像上司考核下屬的口氣，二來也不像折子上的話頭。兄弟妄談，蓋翁高見以為何如？」說罷，仍把底稿遞在余蓋臣手裡。

余蓋臣一聽他話，不禁面孔漲是緋紅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，楞了一回，仍舊蹓到桌子跟前坐下，提起筆來想改。誰知改來改去，不是怕趙大架子說話，就是自己嫌不好，捱了半天，仍舊未曾改定，只得老著臉皮朝趙大架子說道：「這個考語還是請你堯翁代擬了罷。『不是撐船手，休來弄竹竿』，兄弟實實在在有點來不得了。」趙大架子道：「我們知己之說，這考語雖只有幾個字，輕了也不好，重了也不好。我兄弟擬了出來，還得送制軍閱過。一向制軍卻沒有改過兄弟的筆墨；如今倘若未能弄好，被他改上一兩句，兄弟卻塌台不下。所以要替你蓋翁斟酌盡善，就是這個緣故。蓋翁自己人，我兄弟不妨直說。」余蓋臣聽了愈為感激，當下便親自蘸飽了筆，送到炕床邊，請趙大架子動手。趙大架子道：「這個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。」於是亦不接他的筆，仍把身體橫了下來，一聲不言語，一口氣又吃了五六口煙。吃完了煙，蹓著鞋皮，走下炕來，把原稿略為改換了幾句，卻把□六個字考語通通換掉。余蓋臣看了，似乎覺得還不能滿意；但是恐怕趙大架子動氣，只得連稱「好極好極」。趙大架子改好之後，便往衣裳袋中一塞。因為堂子裡的煙吃的不爽快，要回到公館裡過癮。余蓋臣只得穿了馬褂，陪著一同出門。臨時上轎，余蓋臣又打了一拱，說了許多感激的話。又道：「大帥前深荷一力成全，明天過來叩謝。」說完，兩人分手。

余蓋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來。其時已有夜半□二點鐘。余蓋臣尚未走進王小五子家的大門，黑影裡望見有個人先從他家裡出來。燈光之下，雖不□分明，然而神氣還看得出，很像是個熟人似的。後來彼此又擦肩而過。這人沒有看見余蓋臣，余蓋臣卻看清這人，原來是認得的。但是官職比他差了幾級，大人卑職，名分攸關。余蓋臣怕他看出，不好意思，連忙拿頭別了過去。等到這人去遠，方一步步踱進了大門，霎時走到王小五子房中，他倆本是老相好，又兼余蓋臣明保到手，心上便也□分高興，見面之後，說不盡那副肉麻的情形，兩個人鬼混了一陣。

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話來，連忙說道：「余大人，我托你一樁事情，你可得答應我！」余蓋臣道：「好答應的我自然答應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你別同我調牌。好答應也要你答應，不好答應也要你答應，你先答應了我才說。」余蓋臣道：「到底甚麼事要我答應？」王小五子道：「不是你昨兒說的，在你手下當差的人統通不能錢買，只要上頭有面子，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荐來的都可以派得。這個話可有沒有？」余蓋臣道：「自然派差使一個錢不要，但是面子也得看什麼面子，就是相好也要看什麼相好，不能執一而論的。」王小五子道：「我不同你說這些。你但看咱倆的交情怎麼樣？」余蓋臣道：「用不著提到咱倆的交情。難道你有什麼人荐給我不成？咱倆交情雖厚，你要荐人我卻不收。」

王小五子見他說不收，登時把臉一沉，拿頭睡在余蓋臣的懷裡，卻拿兩只粉嫩雪白的手抱住余蓋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臉，撒嬌撒痴的說道：「你不答應我，我定見不成功！」此時余蓋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國緞夾袍子，被王小五子拿頭在他懷裡膩了兩膩，登時纏了一大片。余蓋臣向來是吝嗇慣的，見了肉痛，為的是相好面上，有些說不出口，只好往肚皮裡咽。兩個人揪了半天，畢竟余蓋臣可惜那件衣服，連連說道：「有話起來說，……不要這個樣子，被別人看了要笑話的。」王小五子又把臉一板道：「誰不曉得我余大人的相好？將來我還要嫁你哩！我嫁了你，我便是厘金局總辦的太太，誰敢不巴結我，誰敢來笑我！」余蓋臣又只得順著他說道：「不錯，你嫁了我，你不是我的太太。我有了你這位好太太，從此發後，釣魚巷也不來了。」王小五子又把眼一眇，道：「這些話誰相信你！誰不曉得余大人的相好多！這些話快別同我客氣！倒是我托你的事情怎麼樣？」

說話間，余蓋臣接連打了幾個呵欠，伸手摸出夾金表來一看，短針已過一點，長針卻指在六點鐘上。余蓋臣道：「啊唷！不早了！我們快睡了，明天還要早起上院哩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自己寬去衣服，躺在床上去了。王小五子道：「你不答應，我不許你睡覺。」於是也不及卸裝，趕到床上同他纏個不了。余蓋臣被他鬧急了，便道：「你先把人頭說給我，等我好替你對付著看。」王小五子見他已有允意，便不同他吵了，和衣歪著，拿頭靠在枕頭上，低聲說道：「我說的不是別人，你們同在一處做官，還有什麼不認得的。」余蓋臣道：「到底是誰？」王小五子道：「就是候補同知黃大老爺，他托我的。」余蓋臣道：「姓黃的天底下多得沒頭沒腦，叫我去找那一個？」王小五子道：「真個我記性不好，他有個條子在這裡。」說著，便伸手從衣服小襟袋裡把個名條摸了出來，跟手又叫房間裡奶奶點了一支洋燭。余蓋臣睡眼朦朧的拿起名條靠近燭光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「知府用、試用同知黃在新，叩求憲恩賞委厘捐差事」兩行小字。余蓋臣不看則已，看了之時，不覺心上畢拍一跳，半天不言語。王小五子忙問：「看清楚了沒有，這人可是認得的？」余蓋臣還不響，又停了一大會，方問得一句道：「這人是幾時來嫖你起的？這條子可是方才給你的？」王小五子見問，也不由得臉上一紅，楞了半天，回答不出話來。

（列位看官：你道此人誰？原來方才余蓋臣在王小五子大門口碰見的那個人就是黃在新。這黃在新雖是江南的官，同余蓋臣比起來，一個道台，一個同知，兩人官階不同，不在一個官廳子上，余蓋臣如何偏會認識他？只因這黃在新最會鑽營，凡在紅點的道台，他沒有一個不巴結，因此都同他認得。他此時身上雖有幾個差使，無奈薪水不多，無濟於事。因見余蓋臣正當厘金局的老總，便想謀個厘捐差事，托了幾個人遞了幾張條子，余蓋臣尚未給他下落。他心上著急，幸喜他平日也常到釣魚巷走走，與余蓋臣有同靴之誼。王小五子見他臉蛋兒長得標致，便同他□分要好，余蓋臣反退後一步。黃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動，余蓋臣卻一字兒不知；余蓋臣在王小五子玩耍，黃在新卻盡知底裡。即此一端，已可見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。）

此時余蓋臣看了名條，想起剛才齊巧碰見他在這裡出去，不免心上一動。又接著問王小五子的話，王小五子又對答不出，自然格外疑心。疑心過重，便是吃醋的根苗。此時余蓋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，心上早已懂得八九，接連哼冷笑兩聲，說道：「他的條子沒有人替他遞了，居然會想著了你，托你替他求差使！他這人真會鑽！倒是你倆是幾時認識起來的，你卻同他如此關切？」王小五子見余蓋臣生了疑心，畢竟他自己賊心膽虛，亦不敢撒嬌撒痴，立刻拿兩只手扳著余蓋臣的腦袋，同他臉對臉的笑著說道：「這裡頭有個講究，你不曉得，等我來告訴你：我是江西人，七歲上就賣在檔子班裡學唱戲。等到□五歲上才到的南京。這黃大老爺他也是江西人，同我是嫡親同鄉。他是我自己家裡的人，有什麼不認得的。我替他求差使，也無非照應同鄉的意思，有什麼動疑的。」余蓋臣連連搖頭，道：「算了罷！你們江西人我也請教過的了，做官的，讀書的，於這鄉誼上很有限。不信你一個做窯姐的倒比他們做官的、讀書的有義氣！這話不要來騙我！況且你七歲上就賣在檔子班裡，東飄西蕩，這姓黃的果然是你的同鄉，你也不會認得他的。這話越說越不對！倒是你倆有了多少時候的交情？你老實對我說罷。他不同你有交情，你為甚麼要替他求差使呢？我曉得我們化了錢，無非做個大冤桶，替人家墊腰！如今竟其公然替恩客說人情求差使！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，被你們弄著玩！」

此時余蓋臣越說越氣，也不睡覺了，一骨碌從床上坐起，吩咐叫轎夫打轎子，又自己立誓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再不到這裡來了！倘若以後再到這裡，你們看我左腳邁到這屋裡來，你們拿刀砍我的左腳；右腳邁到這屋裡來，你們拿刀砍我的右腳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卷卷袖子，直把兩個袖子卷到手灣子上頭，兩只眼睛睜的像銅鈴似的，又拿兩只手去盤辮子。辮子盤好，人家總以為他這個樣子一定要打人了，誰知並不打人，卻又著兩只臂膊，握緊了兩個拳頭，坐在床沿上生氣。

再說王小五子起先聽見余蓋臣拿他數落，不禁臉上一陣陣的紅上來，心頭止不住必必的跳。後來又見他爬起，連忙和著身子去按捺他；無奈氣力太小，當不住余蓋臣的蠻力，按了半天按他不下，只得隨他起來。後來見他盤好辮子，並不打人，方才把心放下，連忙和顏悅色的自己分辯道：「同鄉有甚麼好假冒的。天生同鄉是同鄉，我不能拿他當外人看待。至於問我如何認得他，蘇州

來的洪大人，清江來的陸大人，每逢吃酒都有他在座，慢慢的我就認得了他。怎麼沒有交情我就不作興認得他的？」余蓋臣也不理他，只是坐在床沿上生氣。鬧得大了，連著房間裡的奶奶都上來勸和。余蓋臣只是不言語。一迸迸到五更雞叫之後，天色微微的有點亮了，余蓋臣也不等轎子了，要了長衣裳，扎扮停當，一直徑去。王小五子抵死留他不住，只得聽其自然。

余蓋臣走到街上，尚是冷冷清清的一無所有。此時心上又氣又悶，不知不覺忘記了東南西北，又走錯了一大段。後來好不容易雇了一部東洋車子，才把他拉到公館。打門進去一路罵轎夫，罵跟班的，罵老媽，罵丫頭，一直罵進了上房。驚動了上下人等，曉得大人在外頭住夜回來，於是重新打洗臉水，拿漱口水、茂生肥皂、引見胰子，又叫廚子做點心，真正忙個不了。

（引見胰子：肥皂名，因有香味，專供引見人員用的。）

齊巧這日是轅期，照例上院。點心未曾吃完，轎子已伺候好。等到走到院上，已有靠九點鐘了。余蓋臣還是氣吁吁的。頭一個會見了孫大鬍子，便把黃在新托王小五子求差使的話統通告訴他；又說：「黃在新的品行太覺不堪，甚麼人不好托，單單會托到婊子，真正笑話！」孫大鬍子笑道：「這也難怪他，實在是你蓋翁同王小五子的交情非他可比。朋友說的話不及貴相知說的靈，所以黃某人才走的這條路。出來做官為的是賺錢，只要有錢賺，也顧不得這些了。」余蓋臣聽了孫大鬍子奚落他的話，不由的把臉一紅，拿話分辯道：「我們逛窯子也不進行去流水罷了，算是什麼交情！」孫大鬍子忙接嘴道：「又行去，又流水，還算不得交情？不曉得要弄到什麼分上才算得交情呢？」余蓋臣發急道：「人家同你說正經話，你偏拿人來取笑，真正豈有此理？老實對你講罷：王小五子同黃某人都是江西人，他替他求差使，乃是照應同鄉的意思。」孫大鬍子道：「一個當妓女的，居然肯照應同鄉，賢於士大夫遠矣！蓋翁，你應該立刻委他一個上等的厘差：一來顧全貴相好的面子，二來也可以愧勵愧勵那般不顧鄉情的士大夫。你們眾位聽聽，我兄弟說的可是不是？」此時官廳子上的人已經來的不少了，天天在一起的幾個熟人聽了他言，都說：「應得如此。」無奈余蓋臣決計不答應，一定還要回制台撤去他的差使，拿他參辦，以為卑鄙無恥，巧於鑽營者戒。當時又被孫大鬍子指駁了一句，余蓋臣方始頓口無言。欲知孫大鬍子說的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